

游 踪

诺 邓 的 魅 惑



诺邓村一角。

□ 字学明 文 / 图

清晨，抵达诺邓的时候，时间尚早，平时熙熙攘攘的诺邓古村，此时显得格外宁静。

走进诺邓盐井卤房，房内四周围着栏杆，八尺见方的淡水井洞和一个上立天车支架，下围矮木板，边长6尺的盐水井洞。这是一口21米深的直井，古代用人工汲水的方法从下面取卤再分给各家“灶户”煮盐。

大青树客栈、古井客栈、诺言别院等各种名号的客栈扑面而来，走在随意铺筑清洁的石板路上，一株繁茂的洋丝瓜树吸引了我的眼球，首先是翠绿又硕

是著名的提举司衙门旧址，公元1383年明政府在全国置七个“盐课提举司”，云南就有四个，这里就是其中之一“五井盐课提举司”衙门旧址。后来提举司外迁，这里就演变成了诺邓黄氏家族私宅区。清代黄氏门中共出两进士、五举人及上百名秀才，族人便将原提举司大门改造成登载本家科举功名的“提名坊”。

黄绍魁进士故居里的木雕非常好看，有300年历史，上面有荣归故里、狮子滚绣球、太平景象等精美图案。走过黄绍魁进士故居，我继续向玉皇阁建筑群进发，郁郁葱葱三十多米高的黄连木古树群上，一群黑头奇鸬叽叽喳喳地开着联欢会。

每次到诺邓古村旅游，我都要登顶玉皇阁建筑群，原因是玉皇阁建筑群海拔已达2300米，处在古村的最高处，这里环境优美，鸟语花香，视野宽阔，让人心旷神怡。玉皇阁为三重檐阁式建筑，建在高2.15米的方形台基上，歇山顶，长13.8米，宽13.3米，高16.4米，雕梁画栋、技艺精湛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品味书香，记住乡愁。”喜欢读书的我，“云上乡愁书院”自然是不会错过的。“云上乡愁书院”古色典雅，充满浓郁的书香气息，藏书琳琅满目、应有尽有，各类图书可供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。

气喘吁吁地往上走，路边有一口清冽的古井，四周全部用红沙石嵌成，石缝里生长着几株不知名的水生植物，绿油油的，古井里蓄满澄澈碧洁的山泉水，“山泉为上，江水次之。”品一口清泉水，那甘甜沁人心脾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旁边置有洁白的塑料桶和铁瓢，可供游客取水饮用。

再往上有一棵大青树，是村里的一个地标。大青树下，凉风习习，树影婆娑，茂盛的树叶犹如一把撑开的大伞，遮住一片阴凉，右边是大青树客栈。左边

为“诺邓制盐人”的杨斌全、杨艳坤夫妻正在熬盐，杨斌全一边搅拌，一边打捞卤水的沫子，一边侃侃而谈：熬盐是一项辛苦的工作，必须早早地到村内千年古盐井取卤水，卤水经过24小时的沉淀后，用大锅加热熬制15个小时，形成盐结晶，得到诺邓井盐，散盐经过手工搓揉变细，再用模具拓压成型就做成礼品坨盐。这里是中央电视台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《经济半小时》《城市一对一》《天涯厨王》、浙江卫视《我们十七岁》等知名品牌栏目的拍摄地。

想看诺邓的全貌，要走到村子东面的山坡上，诺邓村就像一个巨大的马蜂窝高挂在陡峭的山坡上，民居依山构建，层层叠叠，前后人家楼院相接、台梯相连，往往是前家后门可通后家大院，古代诗人描绘诺邓村民居是：“叠岸分传径，重楼满集阿。”

“云南人老黄和他的儿子树江，正在小溪边搭建一个小灶，这个小灶，每年冬天的工作就是熬盐，水是卤水，熬盐的原料，这口盐井，已经在诺邓村里存在了上千年，生产食盐为的是制作诺邓当地独特的美味……”2012年，央视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播出诺邓火腿后，诺邓火腿再次迅速走红，身价倍增。

“一方山水出一方美味。”在诺邓，你会随时遭遇密密麻麻的火腿“森林”。火腿上长满绿色的苔藓，诺邓火腿要腌制三年才真正成熟，且放的时间越长，其色、香、味更好，三年以上的诺邓火腿可以生吃，储存时间越长，味道越香浓。

不知不觉，就在诺邓古村里转悠了一整天，夕阳西下，我踏上回家的路。“古老的村子，活在一粒粒洁白的盐里。”我想，诺邓因盐而盛，但不因盐衰而衰，旅游的兴盛就是诺邓新的生命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北坡遇上被誉

将 离 芍 药

□ 姚静

春暮夏初，芍药欣然盛开。古人将芍药与牡丹并称“花中二绝”，绝非虚语。芍药和牡丹的花朵都丰美大气、雍容绝艳，二者风韵寻常花木难比。

芍药既是一株花，也是一味药，它自然收录到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里。《本草纲目》是一部药学书，却也是可以当作美文来读的。你看，李时珍这样写芍药：“芍药，犹绰约也。绰约，美好貌。此草花容绰约，故以为名。”他又把芍药和牡丹放在一起：“群花品中，以牡丹第一，芍药第二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，芍药为花相。”芍药和牡丹，一草本一木本，却开出相似的花朵来。便有人分辨不清，何为芍药？何为牡丹？其实二者的区别简单明显，木本的牡丹有木质的茎干；草本的芍药冬天会倒苗枯萎。也就是说牡丹是一棵小树，而芍药是一丛草。

芍药花颜美艳，花姿款款，气韵温婉，兼具牡丹的雍容，又自带脉脉娇羞，是一株形、色、香、韵皆美的花。芍药如佳人，它优雅知性，穿做工考究的衫裙，化精致漂亮的妆容，非收拾妥帖了才肯

在人前露面。见到芍药，你会惊讶，原来所有的柔媚都可以开在一朵花里面。为一次相见，芍药蓄积已久，你若无心，便是辜负了。

第一次知道芍药还有一个名字叫将离，竟有几分伤感，怎么会呢？这么漂亮的一朵花儿，会有一个悲情的名字。

古人以芍药花赠离人，表惜别之情，示珍重之意，因而芍药又有“将离”之名。

现代便捷的交通和通信，让别离变得很轻，不过是一次转身而已。在古代，一次别离，或许就是永生不见。古人重视别离，他们置酒、折柳、赠花、吟诗，让每一次别离都郑重其事，有满满的仪式感。此一别，天涯万里，各自珍重，安好勿念。

熟稔是时光堆积的量变，别离是陌生的开始。每一朵花的花蕊里都有不肯说出的秘密。一朵芍药花承载了祝福，也承载了悲伤。多年以后，或许会有一次相逢，一切还能如初吗？不敢多问，眼前执酒话别的好友，有一天会因山海相隔变得陌生疏离。

即将远行的人脚下有迢迢路要走，

留下的人心里有万千思念要守。芍药是一朵含着眼泪的花。山一重，水一重，脚下是山高水寒的路途，手执一朵芍药花前行吧。

有时候，我只需要一朵花，花不解语，却懂我心。在热络的人群里倍感孤单，在一朵花的安静里寻到陪伴，花草树木是我的童话世界。在花园，时间松了绑，身体也跟着松地下来，清静安闲的心里，有清凉的露珠落下来。

芍药花告诉我，一切会有更好的结果。

芍药花在琐碎的日子里盛大地绽放。凋谢是每朵花令人神伤的结局，它却年年开花，从不爽约的执着坚守宽慰我心。山海有归期，所有的深情，都会蓄积在光阴里，沉淀为回忆。在芍药花盛开的日子里，我会想起远方的你。你的身边也有一丛芍药花吗？各自安好，是殷殷的希望。

月亮从云朵后面慢慢出来。月光是淡淡的晕黄，照着一丛芍药花。花暖暖地开着，比白天更安静婀娜。近旁草丛里的虫鸣声清清凉亮。晚风袭来，月光荡一荡，花影摇曳，像一个窈窕女子蹑手蹑脚走过，倩影柔软。在与一丛

芍药花相伴的时刻，时光静止，负责虚度的我便是幸福的定义。

每次遇见芍药花，我都会细细端详，要把它们的模样和香气装在心里带回家。

风雨过后有阳光是自然定律，生活何尝不是如此？什么都会有的，风雨雷电，阳光月色。“在悬崖下面，让太阳晒干我华丽的衣裳。”这是普希金《阿里翁》里的诗句。被困围厄，再难舒展，要悄悄晒干自己被雨雪淋湿的衣裳啊。相信天地玄黄，万物有序，千万不要陷入绝望。

不要让忙碌把日子填得密不透风，在芍药花开的时候，留一段空隙去看花吧。

芍药不语，却倾情万千，用一片绚丽映照人间朝暮。



民俗巡礼

山歌里的爱情

□ 施增菊

“太阳落了山冷了，阿哥走了妹冷心。”山歌艺人茶国香在南涧县2026年乡土能人培训会上随口一句轻唱，瞬间叩开我尘封三十余年的儿时记忆。

我出生在距离县城七十余里的沙乐施家村，山路蜿蜒崎岖，交通不便。大山隔绝了外界的喧嚣纷扰，也曾一度让村子与外界断了往来。在漫长闭塞的日子里，村民没有太多消遣，便把心底所有欢喜烦忧，全都融进山歌的曲调里，一桩桩心事伴着婉转绵长的唱腔慢慢释怀。

我便是伴着这样的乡野山歌长大，灵动悠扬的调子早已刻进心底，成了此生难以割舍的故土念想。

儿时我性子顽皮，上小学时还是村里的孩子王。仗着会讲故事，总招呼十来小伙伴往山里跑。大伙本说好上山割猪草，可农活还没动手，我就先拉着同伴讲许久故事。常常等到夕阳西下，才慌忙胡乱扯几把青草应付差事。为了不挨长辈责骂，我们还想出取巧的办法。

在竹篮中间架几根木棍，表面薄薄铺一层草，看着满满一篮，底下大半都是空的。一路上打打闹闹，总觉得不会被发现。快到家时便四处张望，趁没人留意，把篮里少得可怜的草倒进草料堆，自以为瞒得天衣无缝。直到十四岁母亲离世后，姐姐才告诉我，父母早就看穿了我们的小把戏，只是母亲特意叮嘱父亲，不要戳破小孩子贪玩的心思。

也正因这般贪玩懈怠，诸多山野旧事里，最令我难忘的，是一次在背阴山旁偶遇山歌的经历。那天我和同伴去团山山坡割垫猪圈的青叶，正对着远近有名的背阴山。每到傍晚，夕阳会先落到背阴山后头，山林瞬间暗下来，带着凉意的晚风迎面吹来。天色渐渐昏沉，竹篮里却依旧空空如也，失落之感涌上心头。

就在这时，对面山坡飘来一缕缕婉悠长的歌声，曲调迂回婉转，绵长的愁绪漫过整片山林。仔细听来，唱的正是开篇那句：“太阳落了山冷了，阿哥走了妹冷心。”落日添寒，离别生愁，眼前景致与歌词里的情愫相融相合，寥寥几句，道尽乡里人朴素厚重的离别惆怅。那时我年纪尚小，不懂离愁之苦，却被歌声里的悲切与真挚深深打动。三十多年岁月流转，许多人与事渐渐模糊，可背阴山的暮色、穿林而来的山歌，还有当时心底真切的触动，时至今日依旧清晰分明。

年少时这次山间听曲的经历，在我心底埋下一颗懵懂的种子。后来长大工作、四处奔波，接触到各类乡土民俗与非遗传技艺，我才慢慢读懂山歌更深层的意义。民间山歌早已不只是乡亲排遣心绪的随口哼唱，更是当地人倾诉爱慕、寻觅知己、寄托深情的精神归处。扎根在此的彝家儿女，总爱把相思情愫藏进代代相传的山歌之中，以歌传情，以曲寄情。

心中挂念一人，便唱：“小鸡吃着针穿线，挂肠挂肚挂心肝。”将人骨相思比作小鸡吞下线针，缠肠绕肚，万般牵挂放

大理 掌故

话说西洱河

□ 母锡鹏

在大理的历史长河中，西洱河亦称龙尾河，位于苍山十九峰斜阳峰的南端，是洱海唯一的出水口。西洱河水从天生桥下流入漾濞县黑惠江，汇入澜沧江，最后流入太平洋，是一条神奇美丽和充满活力的河。

翻阅典籍，“西洱河”一词最早见于《隋书》卷五十三《史万岁传》：“度西二河，入渠滥川，行千余里，破其三十余部。”著名学者徐嘉瑞在《大理古代文化史稿》中说：“（唐初）洱河四周居住之民族，自汉以来，其地皆以昆明一族为主，乃楚庄踞后裔，大者五六百户，小者三四十百户……”历史遗留的“龙首关”“不谢梅”“龙打洞”“将军洞”“天生桥”等人文景观，让人凭吊感叹、发古幽思。

关于西洱河的美丽和恬静，据老人们回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西洱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流，沿岸植被葱郁，森林茂密，花香鸟鸣，环境优美。靠近洱海的沼泽地，芦苇丛中栖息着群群白鹭和相对鸳鸯。傍晚，余晖照在白鹭的翅膀上，折射出闪闪金光，被誉为“鹭浴夕阳”。河的两岸是农田，田里长着庄稼；河中大量的鱼群和水草，是孩子们游泳、嬉戏的乐园。河北岸黑龙桥有李家柏枝园、马家榆树园和几间茶社，供人们劳动之余休闲品茗……

西洱河充满了传奇和沧桑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在西洱河北侧的山坡上擒住孟获，至今在江风寺旁仍竖有“诸葛亮武侯擒孟获处”的石碑；在唐代，西洱河是天宝战争的主战场，南诏国王阁罗凤联合吐蕃军事力量，凭借西洱河的自然天堑和龙尾关的坚固城池，在唐天宝九至十三载（公元750—754年）两次打败进犯唐军，取得了“元帥沉江、唐军覆

不下。日夜思念难以安眠，便唱：“白天想你打瞌睡，晚上想你睡不着。”直白朴素，道尽满心惦念。送别心上人、挽留无果时，便唱：“送郎送到墙拐角，留郎不住踪踪脚。”把依依不舍与无可奈何尽数融进歌词。

在彝乡传统婚俗习俗里，山歌更是青年男女相识相知、互许终身的重要媒介。每逢火把节、山会这类民俗集会，山间坝子便是天然的对歌场地。身着民族盛装的年轻男女藏匿于林下坡前，循着祖辈流传的规矩以歌为媒，一问一答互诉心意。

初次试探时，小伙忐忑不安，怕姑娘心意不定，开口唱：“双黄鸡蛋有二意，只怕阿妹有二心。”

姑娘应声回应：“菜园地头包包菜，越包越紧越内心。”借田间作物表明心意坚定，绝不更改。

若是旁人闲言碎语扰乱二人感情，小伙满心烦闷便唱道：“流言蜚语如风刮，污言秽语似雨下。”

姑娘便以歌声宽慰：“心似流水同清静，身如浮云无是非。”以山水明志，不在意旁人闲语。

几番对唱过后情意渐浓，小伙坦诚表露爱慕：“花椒树上挂火腿，挂得皮痒骨头酥。”

姑娘许下相守诺言：“活藤绕在死树上，生不拆离死不分。”用藤缠古树起誓，约定生死相伴。

一来一往的山歌应答，是独属于彝乡的浪漫。男女在对歌中了解个性、契合心意、定下婚约，对唱往往从黄昏持续到破晓。

星光虫鸣相伴，婉转曲调萦绕群山，促成一段段扎根乡土的真挚姻缘。从一见倾心、日夜惦念到相守一生，山歌贯穿一段感情的全程，以民间歌谣的形式，守护着彝家人纯粹忠贞的爱恋。

山歌词句直白质朴，句句发自内心；曲调随性自然，声声直击人心，是民间传统文化里鲜活活动的核心部分。2022年，彝族山歌入选云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每到火把节，县文旅局都会举办山歌展演与擂台赛，助力这项非遗技艺向外传播。茶国香与丈夫蔡文胜常年坐镇擂台，二人因山歌相知相恋，相守三十余年，坚守着这份山野间的吟唱。非遗传承人鲁国花、鲁丽华、张子凤组成“叫天雀”组合，凭借地道醇厚的彝乡山歌斩获多项国家、省、州级文艺奖项，让原本只回荡在山沟田埂的山歌，走上更广阔的舞台。哪怕走出深山故土，山歌骨子里来自乡土的热忱与质朴未曾消减，一代代传承人也始终用这古老的民歌曲调，延续着大山里婉转绵长的爱意与情愫。

南涧县而言，山歌是无量山与哀牢山间代代传承的民俗文脉，是继彝族跳菜、打歌之后又一张亮眼的名片。于我个人而言，山歌既是童年留在故乡的回响，也是多年前背阴山里浸染暮色的歌声，更是藏在我心底最纯粹、最赤诚的爱情告白。

没”的胜利。清咸丰四年（公元1854年）杜文秀起义前，回族武进士马名魁跨过西洱河，从蒙化（巍山）搬来救兵抵制清军团练的“屠回”举动，攻克龙尾关后杜文秀率众起义，这里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，起义队伍坚守大理十八年，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势力。民国二年（公元1913年），以西洱河为界，河之南叫外关，属凤仪县下关镇；河之北称关迤，属大理县玉洱乡。抗战期间，随着滇缅公路的建成通车，西洱河畔下关的工业、商业迅速发展起来，人口发展到近两万人，城市面积约1平方千米，一度成为云南的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，被誉为“繁华中的小香港”。

1951年6月，经中央政务院批准，成立了下关市，辖区包括西洱河南北两岸。1983年9月，下关市与大理县合并为大理市。政府在原来的龙尾街、西大街、人民街、正阳街铺设了沥青路面，随后开辟了苍山路、建设路、环城南路，修建了黑龙桥、新桥、客运站等交通设施，兴建了正阳商场、建设商场、购物中心等商业网点，使下关成为滇西的商业之都。可以说，璀璨的万家灯火把西洱河畔的下关市区装点成“不夜城”。在建设滇西中心城市的过程中，大理州、市政府提出打造“西洱河旅游文化长廊”的目标，该长廊从洱海公园大门到天生桥全长4800米，修建了兴盛大桥、滨河公园、洱河森林公园、大理港码头等人文景点，将西洱河打造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化的购物、娱乐、健身中心，使之成为大理人民的魅力之河、休闲之河、情感之河。

在历史进程中，西洱河是辨识度极高的专用地名和旅游胜地，承载了大理各个历史时期的高光时刻，演绎了无数人悲欢离合的故事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雅士吟诗作赋，文采醇韵长留人间。

大 理 美

